# 引 子

## 争 议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历史被时光的逝水冲刷着，有的变得清晰，有的变得模糊。

公元 1921 年 7 月下旬，13 名中国人和两名外国人聚集在上海贝勒路树德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当时他们可能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正在做着一桩开天辟地的事业。

“其始也简，将毕也巨。”后来，当那个只有 50 多名党员的地下小党变成拥有几千万党员的执政大党的时候，人们开始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当初。然而此时，那个本来就“简”的“始”已经变得相当模糊了。

不说一般的细节，就是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人数也弄得模糊不清。

相当一段时间内，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里，在各种学校的教科书上，甚至在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有关中共党史的著述中，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人数都被写成 12 名。

而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人却有 13 名——对此，似乎没有人表示异议。

13 人参加会议，12 人是会议代表——这就是说，其中 1 人有实无名：虽出席了“一大”，却不是“一大”代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此人便是包惠僧。

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引起争议，也是事出有因。

包惠僧本来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1921年1月，他来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学习，因故未能成行，便留在上海工作。5月，受派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后来，他参加广东小组推举“一大”代表的会议，经陈独秀提名当选，遂赴沪出席“一大”。

于是，有人认为，包惠僧不能算作代表，因为代表总要代表一个地区或单位。

你说他是武汉的代表吧，武汉小组已派来了董必武和陈潭秋(每地代表只限2人)。

你说他是广州的代表吧，他又不是广州小组的成员。

如果硬要说他是代表，也只能算是陈独秀的代表，因为他的当选是由陈独秀提名，而陈独秀又未出席会议。

这些论据不无道理。然而，论者似乎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包惠僧确实出席了“一大”，而且与其他代表一样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这也难怪，恐怕从孔老夫子提出“正名”说以来，人们就把更多的注意投在“名”上，似乎有名无实尚可，有实无名则断然不行。

退一步说，即可论“名”，包惠僧的代表资格也绝非牵强。

包惠僧不是武汉小组的代表。这倒不是因为武汉小组已有了董必武和陈潭秋，而是此时他已不是武汉小组的成员。“一大”召开半年前，他已离开武汉，而且显然不是临时离开。他离汉抵沪后，即参加上海小组的活动，武汉小组的工作则由陈潭秋负责。

包惠僧应该是广州小组的代表。理由有三：

其一，他此时应算广州小组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以前，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易地活动，是否也要办理类似后来那

样完备的组织转移手续，已无从考证，但包惠僧由沪抵穗后即参加了广州小组的活动，却是确凿的事实。既然陈独秀从上海到广州后可以算广州小组的成员，那包惠僧为什么不能算呢？

其二，他参加了广州小组的代表推选。无论有多少其他因素，包惠僧是在广州小组的正式会议上，由这个小组的全体成员推选出来的出席“一大”的代表。从程序上讲，他也应该代表广州小组。

其三，据多种史料证实，当时代表名额分配每地均为 2 名，包惠僧若不算广州小组的代表，广州便只有 1 名。当然，旅日小组也只来了 1 名，但已有资料表明只来 1 名的原因。至于广州，却迄今未见这方面的史料。

读者或许认为笔者如此不厌其详地论证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有悖于本书主旨，其实不然。因为如果包惠僧不具备中共“一大”代表的资格，这本《包惠僧》也就失去了跻身“中共‘一大’代表传记丛书”的资格。

# 第一章

# 早　　年

## 玉 带 河 畔

大江东去，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这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赤壁怀古》词的上阕。这首气势磅礴的“念奴娇”被后世尊为豪放词的典范之作。

这首词填于黄州。宋神宗元丰三年，也就是公元 1080 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谪贬黄州。1082 年，家小俱来，生活困顿，苏轼设法要来位于黄州东坡的数十亩营防废地，于此筑一草庐，题名“东坡雪堂”，从此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就在这一年，苏

轼两次游览黄州城西的赤壁矶，填了这首《赤壁怀古》词，还写了两篇《赤壁赋》。

于是，随着东坡学士辉耀千古的两赋一词，黄州——这座长江边上的古老小城遐迩闻名了。

黄州西距号称“九首通衢”的武汉三镇仅 68 公里，是黄冈县治所在地。

黄冈县地处大别山南麓，地势由东北渐次向西南倾斜，形成低山、丘陵、平原的阶梯形地貌。明万历《黄冈县志》载：“黄邑南介薮泽，有鱼稻之利，东凭高阜以利麻桑。西临平川以利棉花，俯拾仰取，喜喜自足。”

由于离武汉较近，黄冈县乃至以它为中心的鄂东地区，往往得风气之先，多豪杰之士，近代以降，尤其如此。这里有几个数字，可让人略见一斑：1907 年，中国同盟会会员不足 1000 人，其中湖北 103 人，而鄂东籍同盟会员就有 35 人，占全省三分之一以上；1911 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中，有 75 名是黄冈县人氏。

包惠僧就是黄冈县东乡包家畈人。

包家畈位于黄冈县的第二级台阶——丘陵地区，一条小河由北而南流贯其间，滋润着满畈稻田，春来一片葱绿，秋至万顷金黄。这条小河叫夏铺河。

或许因为夏铺河水一年四季碧青如玉吧，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玉带河。玉带河将包家畈的稻田划为两片，也将包家畈的村舍分为两簇。东边的一簇，靠着狮子山，叫河东湾。西边的一簇，靠着鹞嘴山，叫河西湾。河西湾有一座土地庙——社庙，远近闻名，渐渐地，人们又把这里叫成了社庙湾。

包惠僧的家就在社庙湾。在他出生的时候，鹞嘴山上古木参天，社庙湾里只住着 7 户人家。包惠僧的家是一幢一进两栋的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瓦平房,大小 10 间，中有天井，房侧屋后被 8 棵绿荫如盖的大樟树簇拥着。站在门口向东望去，掠过一片低矮的山丘，可见几座鹤立鸡群的山峰，那是白云山。

包惠僧的父亲叫包存嘉，字仁和，官名肇瀛。他本是上巴河包家岗包泽久的次子，后来过继社庙湾包泽义为嗣。包存嘉两个家的祖辈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唯独他做了几天九品小官——候补巡政司，无奈好景不长，很快就弃官归田。

包惠僧的母亲杨春侠是一位出身书香门弟的贤淑女子，自幼读书习礼，18 岁嫁来包家。她的娘家住溢流河鲍家店，离社庙湾 5 公里左右。

公元 1895 年 1 月 15 日，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年甲午腊月二十深夜，杨春侠一胎生下一儿一女。这儿子便是包惠僧。当时他不叫这个名字，据《包氏宗谱》记载，他派名复贵，庠名道亨，号贵三，别号平侯，亦号悔生，原名德芬。至于“惠僧”这个名字的来历，据说是他与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将“悔生”写成了“惠僧”,他就索性改成了“惠僧”。

包惠僧兄弟姐妹 8 人，他排行第三。在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已弃官务农，靠着 20 多亩耕地，全家生活尚可小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中不断添人进口，负担日重，加上豪绅欺压，父亲屡涉讼案，家道渐至中落。

包惠僧后来在回忆自己的身世时写道：“余在童年，即愤豪绅横暴，官府繁苛，故立志读书，期出人头地，以雪父耻（余父曾与豪绅涉讼狱，屡受屈辱）。余父以家贫令余废学，余反抗父命，故父子感情甚恶。”[1]

包存嘉不独不让包惠僧上学，也不让其他子女上学。这里，“家贫”固然是一个原因，恐怕主要原因还是他自身的心理障碍。包存嘉自己少年时是否上学读书，已无资料可考，但凭他后来曾

任九品官这一史实推断，至少非目不识丁之辈。他当初求学之时，自然也是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殊不知一登仕途，便遭坎坷，丢官归里之后，又似虎落平阳，屡遭欺凌。于是，按照一般的逻辑，他进行了这样的推理：肇祸是因为做官，做官是因为读书，读书自然是众祸之根、万恶之源了。非如此深恶痛绝，一位识文断字的父亲是断然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自己的儿子上学读书的。

包惠僧的母亲是主张儿子上学的。1900 年包惠僧 6 虚岁。这年夏天，父母亲为他上学的事发生了争吵。父亲盛气凌人，母亲据理力争，双方各不相让。看着父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包惠僧生怕母亲挨打，就与哥哥复霖一齐上前，抱住父亲的双腿。哪知父亲非但不偃旗息鼓，善罢甘休，反而火上浇油，愈演愈烈。小惠僧忽地使尽浑身力气，照着父亲的大腿狠狠地连咬两口，只听得“啊”的一声，小惠僧被甩倒在地。

首次交锋的结果是母子获胜，父亲暂开禁令，允准儿子启蒙。母亲给惠僧取学名道亨，嘱陈家细湾的表侄陈桂芳带他到夏铺河陈氏私塾上学。塾师熊继昌为清国子监太学生，雅号花魁先生。一般学童启蒙读的《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包惠僧都在家由母亲教过，熊先生开首便给他讲授《论语》中的《学而》。

3 年以后，包惠僧转到瞒母山双塘邱介甫私塾。这时，他虽然只有 9 岁，却已经读过一些古典小说，知道不少古代名人了。他经常和同学们评论古人，其观点时有异人之处。别人都说岳飞精忠至孝，堪称楷模，他却说岳飞愚忠蠢孝，可惜可悲而不可钦。他最崇拜诸葛亮。一次，他和同学易惠年谈起“三国”。他说诸葛亮的空城计如何高明，易惠年却说诸葛亮不如司马懿。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直至动手动脚，扭成一团。最后，包惠僧硬是一石头砸破了易惠年的头。

包惠僧上学以后，父亲并未转变态度，而是时刻耿耿于怀，这

大概就是心理学所谓的“情感固执”吧。包惠僧年纪虽小，却知道好歹，你不喜欢我，我就不理睬你。父子相见，如同路人。

这年初夏的一天，刚下过一阵暴雨，包惠僧吃过早饭，背起书包上学去。走到玉带河边，正碰上父亲在那里捕鱼，他便倏地把脸一掉，绕道走了过去。这下可气坏了包存嘉。只见他把手里的钢叉猛地一掷，一个箭步跳上河堤，抓起儿子就往河水里按。正在这时，包惠僧的五叔包存乐下田走到这里。包存乐纵身跳进河里，一面抱住哥哥，一面大声呼救。湾里的人听到呼救声纷纷赶来，才避免了一场悲剧。

包惠僧的命虽保住了，学却上不成了。从此，他整日与水牛为伴。然而，他并没有忘记读书，即使在牛背上也手不释卷。

几个月过去了，包惠僧怎么也不甘心就此辍学。他找母亲，母亲要他去请表伯陈汝田来跟父亲说。

陈汝田在这一方颇有声望，人称“小孟尝君”。他与包存嘉是姑舅老表，两人自幼相交甚厚。带包惠僧入学启蒙的陈桂芳就是他的儿子。

陈汝田来到社庙湾。寒暄过后，陈汝田对包存嘉说：“表弟，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不为别的事，就问你为么子不让复贵读书？”

包存嘉沉思片刻，头一扬道：“表哥，你问这个，我就跟你说了吧。我跟他是劈开了的竹子不相粘，干脆让他学种田算了。我只看见人家挑箩筐粜谷，还没有看见人家挑箩筐粜字！”

“你这是什么话？我是劝你让儿子读书求功名去做官，又不是叫他学做强盗去杀人放火！你说，这个儿子你要不要？你不要，我要！”陈汝田说罢把拐杖一跺，拉起包惠僧就走。

此后，陈汝田便把包惠僧送到溢流河鲍家店一位叫陈晓榛的老秀才办的学堂。这时，陈桂芳已经转到这所学堂。他们一起在

这里度过了 3 年时光。包惠僧在这里读书和后来上黄州高等小学堂的费用，全部是陈汝田资助的。

## 初 到 黄 州

自从苏东坡留下那著名的“二赋一词”以后，历代文人墨客便纷至沓来，直把个黄州城、黄冈县熏染得“郁郁乎文哉”。

文化的隆盛，势必促进教育的发达；教育的发达，势必造成人才的勃兴。据史料记载，仅有清一代，一个黄冈县就考取 105 名进士，还有 1 人高中顺治己丑状元。

清末，黄冈县尚有黄州府学、黄冈县学及府属、县属书院 10 所。“废科举，行新学”后，大部分书院改为学堂。而就在这些书院改制之前，黄州城南门外的陶家巷就办起了一所学堂——黄冈县高等小学堂。它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是黄冈县最早的官立新学堂。

4 年以后，14 岁的包惠僧参加了这所小学堂的入学考试。他被录取了，读乙种实业科。

不知是他这次考试名列前茅，还是他后来的成绩优异出众，他获得了“钦奖禀贡生”的殊誉。赢得这种殊誉的学生，在校的一切费用由官方负担。

包惠僧是与他的亲戚、同窗和好友陈桂芳一起前来应试的。这是他们第一次到黄州。

那是一个春和景明的日子，当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这座古城的时候，两位新出乡关的村童一下子惊呆了。他们只到过上巴河。他们心目中的街市，就是上巴河那几家店房、那几组柜台，哪见过这般鳞次栉比的楼宇、琳琅满目的铺面！他们被裹进摩肩接踵的人流之中，恍如进了别一世界。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振奋。上课，再不是诘屈聱牙的“诗云”“子曰”,而是兴味盎然的国文、算学；假日，再不是放牛砍柴寻猪草，一身泥巴汗水，而是逛街郊游赏名胜，饱餐江山秀色。

包惠僧和他的同学们来到东坡赤壁。这时的赤壁矶下，已没有东坡笔底“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的壮景，因为长江泥沙淤积，矶下已成一片滩地，只留得一壁印满江水冲刷痕迹的赭赤矶石。赤壁矶上，也不是北宋年间“次第压城首”的“临江三四楼”，而是清同治七年第四次重建的楼台亭阁，但仍不失为一处颇具宋代风韵的建筑群落。

进得大门，穿过月门，他们来到一座古砖铺地的宽阔庭院。院正首有一厅堂，正门上悬李鸿章手书“二赋堂”三字匾额。堂中立一顶梁立地巨型木壁，正面刻程之祯章草书《前赤壁赋》，背面刻李开佐魏碑书《后赤壁赋》。两幅木刻，字大如拳，各具风韵。前赋写秋，光风霁月，字字秋色，状赤壁之战，磅礴恢宏；后赋写冬，木枯石瘦，句句冬景，摹赤壁之夜，萧瑟凄清。包惠僧默念着两赋词句，忽然想起老师讲过的南宋人王炎的两句诗：“东坡居士妙言语，赋到此翁无古人。”

出二赋堂，来到酹江亭。包惠僧知道这亭名是取东坡“一尊还酹江月”词意。酹江亭屹立赤壁矶头，给人以凌空欲飞之感。凭窗远眺，只见云天浩渺，烟波茫茫，包惠僧不禁脱口长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在包惠僧他们的学堂附近，有一座直耸云表的七级八方古塔，人称青云塔，又名文峰塔、安国寺塔。此塔位于钵盂峰上，西南濒长江，东临泖湖，北对安国寺大殿，巍然屹立，煞是壮观。塔上第一级和第五级门楣分嵌“全楚文峰”、“笔补造化”石匾，进口石壁刻“青云直上”四个大字。塔顶西南斜伸朴树一株，形如

伞盖，大旱不枯。包惠僧一有空暇，便与同学们来到塔下，从“青云直上”处拾级而起，登过 138 级台阶，到达顶层。此时走到西南窗前，长江便到了眼底。江南岸是古老的鄂城——三国时东吴孙权建都 8 年的武昌。与青云塔隔江相对的那一座楼宇，便是孙权当年的避暑宫。每当到达这“一览众山小”的崇高境界，包惠僧便觉得一股止不住的轩昂之气在胸中喷涌升腾。

新学新知的滋养，古代文化的熏陶，山川风物的浸润，使包惠僧迅速成长起来。一年春节回家，他在大门上贴了一幅自撰的对联。上联——“包家畈中才子国”,下联——“玉带河边雅人乡”,横披——“后来居上”。对于这幅对联,当地一般文人学究虽然不齿于它溢出的狂气，却也叹服它透出的才气。

在黄州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有一件事给包惠僧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以至几十年后他还记忆犹新。

一次，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首“禁诗”。包惠僧听说，这首诗是孙中山少年时所作。诗是这样写的：

大地沉沉几百秋，
烽烟滚滚血横流。
伤心细数当年事，
同种何人雪此仇？

包惠僧后来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一文中追述这件事时说：“这首诗如果为官府所得，必然构成文字之狱。在我们心里产生莫知其然和莫知其至而至的崇拜思想。”

包惠僧还崇拜黄兴。

在近处，包惠僧则崇拜 4 个人，这就是被时人誉为“黄冈四杰”的吴昆、刘子通、熊子真、李四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吴昆，字寿田，亦作寿天，别号吼生，堵城鄢家水口人。1905年即与人在黄州创设日新学社，在团风创办坪江阅报馆，宣传革命。后三次东渡日本，在东京参加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兼《民报》干事。曾两次历险，均以其过人的机智勇谋化险为夷。

刘子通，原名子栋，又名通，路口刘树湾人。1905年赴日留学，首批加入同盟会。1908年毕业回国，就任成都铁道学院教习，成为学生运动领袖。后遭四川总督明令通缉，化装回鄂，寄居武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刘子通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熊子真，名继智、定中、升恒，后更名十力，家居上巴河熊坳张家湾，与包惠僧家相距甚近。熊子真15岁投武昌新军,靠自学贯通诸子百家。1906年，在武昌联合军学界有识之士成立黄冈军学界讲习社，加入日知会，后响应湖南萍醴暴动事败，讲习社被查封，回乡教书。20年代以后，从事哲学研究，创立“新唯识论”，成为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被英《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中国当代哲学之杰出人物”。

李四光，原名仲揆，回龙山镇香炉山人。15岁赴日留学，16岁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嘉其年轻有志，题以“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相赠。1910年学成回国，就教于武昌中等工业学堂。次年应清廷留学生殿试，以成绩“最优等”授工科进士。回国后即联络日知会成员继续进行革命活动。李四光后来专攻地质，创立地质力学，被誉为“中国冰川之父”。根据他的地质力学理论，中国甩掉了“贫油”的帽子，结束了用“洋油”的时代。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一个星期以后，黄州在湖北全省率先光复，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宣告终结。

“黄冈四杰”都参加了武昌起义。吴昆起义后任汉口军政分府秘书。刘子通起义后受鄂军政府之命回黄州招抚、组建鄂东军政

支部，出任政务科长兼交际。熊子真先参加光复黄州活动，后赴武昌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李四光在鄂军政府成立后，被推为理财部参事，后任实业部长。

黄州光复，兵不血刃。10 月 18 日清晨，当刘子通一行人弃船进城的时候，欢迎队伍中的包惠僧目睹了这些起义英雄们的风采。他手里拿着一面小旗，上写八个大字：“光复汉室，还我河山！”

黄州光复以后，包惠僧第二次辍学了。然而，那欢迎起义英雄的一幕却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中。终于有一天，他也‘起义’了。

那是第二年的重阳节，包氏族人都聚集在祠堂里祭祖。祭祀过后，祠堂正厅摆上了筵席。

这时，有人传令：非文人书生不得入席。

于是，豪绅们鱼贯而上，就座豪饮，穷人们肃立两旁，忍气吞声。

站在一旁的包惠僧直觉得胸中一团烈火直冲脑门。他几步冲向正端着酒杯的包家大湾房长包泽梦，厉声质问：“他们都是包家的后代，为什么不能入席？要是祖宗九泉有知，一定怒发冲冠，杀尽你们这班豪绅！”

包泽梦猛然遭此一击，气得破口大骂：“包复贵你这个癞痢头！你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包惠僧哪里受得了这般污辱！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从门旮旯抓过一条扁担就向包泽梦打来。包泽梦见势不好，正欲躲闪，背上早挨了几杖。包惠僧顺势一扫，神龛上的祖宗牌位落下地来，“啪”地一声跌成两半。这时，众人皆围拥过来，包惠僧左右开弓，杀出一条通道，直奔大门。

刚到门口，又被一人挡住去路。包惠僧正思如何脱身，旁边已闪出一壮汉将他击倒，拖着他就往外跑。包惠僧这才看清是王家嘴族兄包复炤。包复炤把包惠僧带到王家嘴，交给弟媳熊氏，转

身又到宋家嘴熊氏娘家搬救兵。

包泽梦虽只一介小小房长，却年长辈尊。他要族长包典成去抓包惠僧。包典成是个怕事之人，两方都不敢得罪，只好溜到宋家嘴躲了起来。

这下更加激怒了包家大湾的人。他们说："族长不管，我们管！抓住包复贵活埋了他！"他们真的挖了一个大坑，在里面装满了石灰。

他们赶到王家嘴，敲开熊氏的大门，要进屋搜查。

身怀重孕的熊氏当门一站，正气凛然："哪个看见包复贵躲在我房里？今日哪个敢进我的门，先把我的两个孩子领去养好，我姓熊的姑娘和他拼了！"

正在这时，宋家嘴的大批熊氏族人赶到。包家大湾的人看到不是对手，只好收兵回营。

包家大湾的人走后，熊氏叫出包惠僧，给了他三贯铜钱，要他赶快远走高飞。

包惠僧谢别这位侠肝义胆的大嫂，踏上了离乡背井的道路。

## 两 进 江 城

包惠僧一路赶到黄州，然后乘船到了汉口。

"祸兮福所倚。"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逼使包惠僧走出包家畈、走出黄冈县的弥天大祸，竟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跟第一次到黄州一样，当他走下轮船，踏上汉口码头的时候，着实吃惊不小。他想汉口肯定比黄州大，但没想到这么大。他伫立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仰望着江汉关上的大时钟，恍惚进入了梦境。

包惠僧过江到武昌。他早就知道，武昌有座黄鹤楼。他读过不少古人咏黄鹤楼的诗。

渡船还在江中，包惠僧便隐约看见对岸江边有一幢高大的楼房，从那重檐欲飞的轮廓看，是古建筑。有人告诉他，那就是黄鹤楼。

船到汉阳门码头靠岸，这楼简直已经到眼前了。包惠僧迫不及待地登上码头，径直朝古楼奔去。

他一口气登上最高层，武汉三镇尽收眼底。此时，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字——“大”。与青云塔上看到的黄州、鄂州比，眼下的武昌、汉口、汉阳才真正算大！

经人指点，包惠僧知道了这脚下是蛇山，江对岸是龟山，龟山下有晴川阁，大江边是鹦鹉洲。他不禁吟诵起崔颢的《黄鹤楼》来：

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
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一股苍凉掠过包惠僧的心头。“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他似乎突然领略到了这首诗的深沉意境。

走下楼来，包惠僧回首一望，只见楼门匾额上写着“奥略楼”三个大字，不觉纳起闷来。分明是黄鹤楼，怎么变成了奥略

楼呢？后来他才知道，这本不是黄鹤楼。那素有“天下绝景”之称的黄鹤楼自三国始建以来，屡毁屡建，最后于清光绪十年（公元 1884 年）毁于大火。这座奥略楼是湖北人为纪念离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修的。黄鹤楼毁坏以后，这块地方仍叫黄鹤楼，后来奥略楼建在这里，人们就把它当成了黄鹤楼。

对武昌，包惠僧有一种新鲜感，更有一种崇敬感。一年前，辛亥首义的英雄们在这里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包惠僧来到打响起义第一枪的楚望台下，来到被誉为“首义胜利的开端”的起义门旁，来到设于阅马场红楼的鄂军都督府前……

然而此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已经被袁世凯篡夺，中国虽然换上了民国的招牌，但仍然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统治下沿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沉沦。在湖北，黎元洪公开倒向了袁世凯，革命党人正遭到肆意的排挤和打击。

包惠僧在大街上茫然地走着。他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他在寻找自己的归宿，可偌大一个城市，竟没有他落脚的地方。

这一天，包惠僧沿着长街由西向东，走过司门口，来到雄楚楼下。这雄楚楼始建于明万历初年，后两次毁于兵燹，眼前的建筑为清光绪年间重修。此楼原为抚院接待宾客之处，后几经变迁，成为民居。辛亥武昌起义前，革命团体共进会领导人刘公来汉，便住雄楚楼 10 号，故此楼一度成为革命机关，与起义相关的一些活动多在此进行。

包惠僧信步走进楼上一座茶馆。他根本无心品茶，只是想消磨时光。

谁知刚一进门，包惠僧就听见有人在说熊子真、李四光的事。他忙凑到近前，想听个究竟。

说话的是一位颇具学者风度的老人。他正在讲“黄冈四杰”武

昌起义后的一桩轶事。

去冬的一天，熊子真、刘子通、吴昆、李四光来到雄楚楼，就在这茶馆里聚会，相约各书一纸以遣其怀。

吴昆写的是李白的一首诗：“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刘子通写的是两句话：“持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弗居。若有心，若无心，飘飘然飞过数十寒暑。”

李四光只写下“雄视三楚”4个字,可谓言简意赅,气势非凡。

熊子真写了8个字——“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更是掷地有声，气冲斗牛。

“好！男子汉大丈夫就该有气吞日月的豪情！”包惠僧听到这里，不禁叫出声来。

那老人正讲得起劲，忽听得这一声赞叹，便按下话头，寻声望去，见说话的是一位少年，心想这后生似非等闲之辈，于是起身向包惠僧走来。

老人赞扬了包惠僧几句，便问起他的情况。

包惠僧把自己如何在黄州高等小学堂肄业回乡，如何在重九节怒杖房长被迫出逃，如何流落武昌求学无门，一一告诉了老人。

“如此说来，你是想读书。我介绍你去报考一师，怎么样？”

一师就是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仅是名牌，而且是公费。包惠僧喜出望外，连声称“好”。

老人请茶馆老板拿来纸笔，写了一封信，交给包惠僧：“你拿着这封信，直接找刘文清校长。”

包惠僧接过信，只见落款处写着“姚晋圻”三个字。这名字好熟。对，他听人说过，现在的省教育司长就叫姚晋圻。难道他就是……

包惠僧正想问，老人已经起身向门外走去，他要给包惠僧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